



圖四 金代（皇統三年·1143）壁畫〈點茶圖〉北京市石景山 畫面中央一侍者右擊茶瓶，左托黑漆茶托及茶盞，正在點茶。



圖二 遼大安九年（1093）十號張正墓前室東壁〈備茶圖〉
畫面所示為遼宋末茶飲法，男女侍者五人正在備茶。雙髻侍僮蹲坐茶碾前碾茶；另一髻侍僮則跪地面對茶爐吹氣煽火，蓮瓣座茶爐上置長頸白瓷茶瓶；右後方二侍女各持一組白瓷茶盞及朱漆茶托。方桌上有茶木盒、茶盞、茶筋、夾、茶刷、羽拂等點茶及整理茶末的器用。遼宋白瓷茶盞與明代白瓷茶鐘、茶杯不同，型制較大，以便於盞內擊拂攪拌茶末。茶瓶式樣亦與明代茶壺不同，一般小口、長頸、長流、體碩長。

頭，一婢赤腳老無齒」，所載與後述四幅丁雲鵬所繪煮茶圖人物相符，而一奴一婢也成為茶畫裡服侍盧仝茶事的二僕，甚至擴及影響至明代茶事。

明代陸樹聲《一五〇二一六〇五》《茶寮記》（約隆慶四年·一五七〇年前後）中記載自家適園中的小茶寮，侍僕一主一佐，「客至，則茶煙隱隱起竹外，其禪客過從予者，每與余對結跏趺坐，啜茗汁舉，無生話」又說：「園居啟小寮於嘯軒埤垣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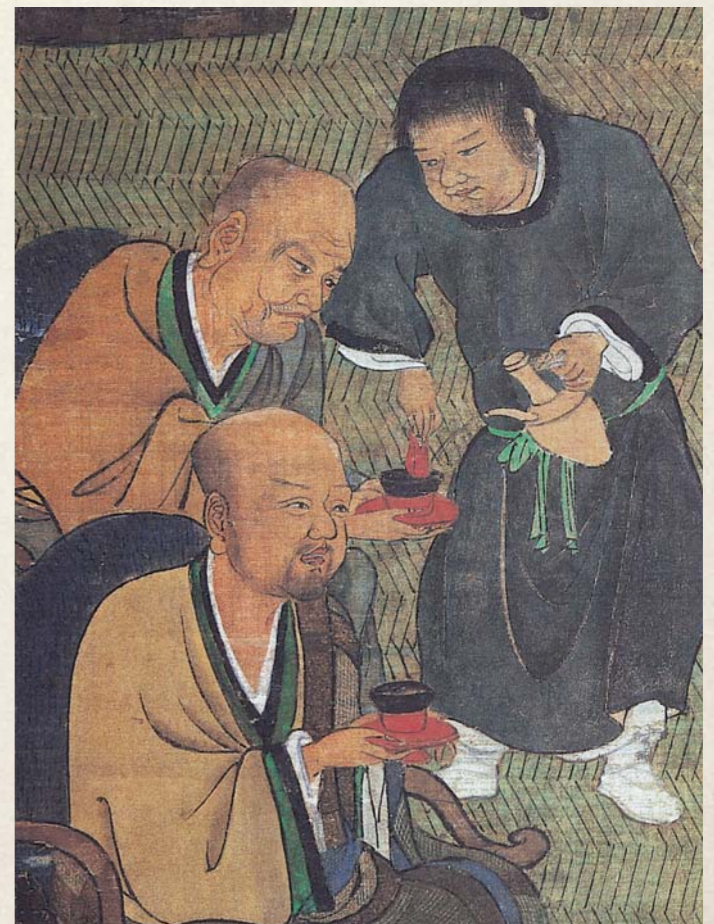
圖五 元代 馮道真墓壁畫 備茶圖 山西大同市 茶桌上擺設各式茶器，茶末罐上貼有「茶末」字樣，一旁並置有茶笥、茶盞、茶托等。

西。中設茶竈（茶爐），凡瓢汲巵注，濯沸之具咸備，擇一人稍通茗事者主之，一人佐炊汲。客至，則茶煙隱隱起於竹外」此段記載與丁雲鵬畫面的主、僕三人，園中烹茶場景亦不謀而合，主僕主茗事，佐僕爨火汲泉。陸樹聲與丁雲鵬生活在同時代，畫家以當代茶事構圖，應該也是合理推想。

明代飲茶風尚

在談明代茶器陳設與空間佈置之

前，首先約略介紹明代的飲茶方式。飲茶習俗發展至明代，出現了飲茶史上的一大變革。洪武二十四年（一三九一年）明太祖正式廢除福建建安團茶進貢，禁造團茶，改茶制為葉茶（散茶），惟令採芽茶以進，就此改變了唐宋以來飲用末茶的習慣，也結束了團茶、餅茶獨領風騷的地位。末茶沒落，連帶的以茶笥擊拂的點茶法亦漸行消失，從此國人不知末茶、點茶為何？連明代的訓詁學者，讀到宋代文學作品中出現「茶笥」名詞時，亦苦思，不知其為何物。



圖三 南宋 周季常·林庭珪等 五百羅漢圖（淳熙2~4·1175-1177）及局部 現存日本八十二幅之一 京都大德寺藏 侍者左持茶瓶，右舉朱漆茶筋於黑釉茶盞上點茶。黑釉茶盞與朱漆茶托為宋代最為普遍的茶器。茶瓶小口、長頸、長流、體碩長與同時代各大窯口或金屬製作茶瓶相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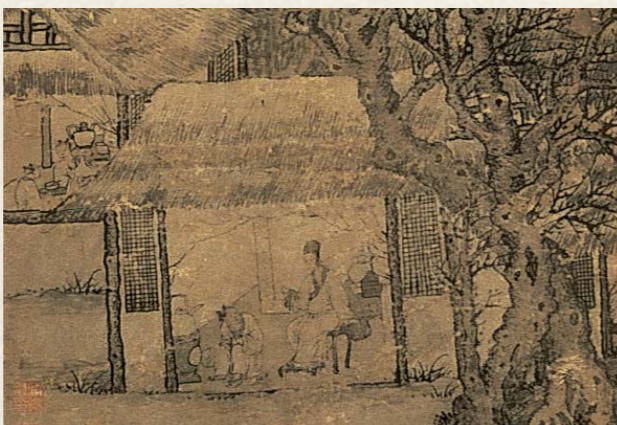
圖八 明 唐寅 品茶圖及局部 (1501)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虔敬及形式均具體呈現於繪畫中，明文人對茶的熱情懷抱，可見一斑。

明代繪畫中所見茶器陳設

明代花藝大家袁宏道（一五六八—一六一〇）把品茶列為上等生活藝術，他說「茗賞者上也，譚賞（清談）者次也，酒賞者下也」。品茶、賞書、鑒畫是明畫中常見的文人休閒雅事。與唐宋時代相比，明代文人、茶人對品茶環境、空間的選擇，以及審美氛圍的營造更為執著，在他們自己的繪畫及茶書中均充分反映出來。唐寅、文徵明、祝允明、王問等都是仕

途不遇的文人，琴棋書畫無所不精，又都嗜茶、精於茶事，因此留下不少品茶代表作，不僅帶動明晚期文人茶風鼎盛，而且還將茶畫、茶書的創作引至另一高潮，明代茶書一再強調品茶時對茶水、器具、環境、人數、心情、氛圍的規範。明馮可賓《芥茶箋》、許次紓（約一五〇九—一六〇四）《茶疏》（萬曆二十五年，一五九七）中均提及品茶「十三宜」與「七禁忌」。明人講究飲茶空間，反映在明人畫作中，多為一人獨啜，或二三知友評書鑒畫，一旁侍僮或汲泉，或



草屋內一僮蹲坐屋角，搗火煮泉，風爐上置提樑壺；側屋內几上置茶壺與茶鍾，侍僮二人正忙於備茶。

明代茶器與飲茶方式發生變化，舊時飲用末茶的茶器，如茶碾、茶羅、茶筥、茶杓、茶盞等等，都因葉茶改為沖泡方式，不須研磨擊拂，所以隨著末茶的廢置而消逝。由於葉茶的製法與喫法煥然一新，飲茶文化也有了新發展，採摘後的茶葉以搓、揉、炒、焙製成，與今日一般茶葉作法相同，製茶不復宋代繁複，這種炒青製茶法，自明代以後成為我國製茶的主要方式，並傳播至世界。

明代葉茶不像宋代團茶、草茶（宋人稱散茶為草茶），皆須槌碎研碾成末，因其為散條形，所以明人改用茶壺容茶，湯壺（煮水壺）煮沸水沖泡，再注入茶杯飲用。由於不需直接在碗內擊拂茶末，亦不再使用容量較大的茶甌、茶碗，而改用容量較小的茶鍾、茶盃（圖六、七）飲茶，為觀茶色特重白瓷。另外泡茶茶壺，特別是宜興紫砂或朱泥茶壺，在明代中期以後成為茶器新貴，也是文人、茶人間爭相收藏的對象。明代以後的泡茶法，茶壺居主要地位，茶壺的大小、好壞亦關係到茶味，這是以茶筥於茶

蓋內攪拌茶末的唐宋茶器上不會有過的現象。明人重視江蘇宜興所產砂壺，文震亨（一五八五—一六四五）《長物志》（一六三〇前後）中說：「茶壺以砂者為上，蓋既不奪香，又無熟湯氣」，馮可賓在《芥茶箋》（天啓三年，一六二三前後）中亦說到：「茶壺，窯器為上，又以小為貴，每一客壺一把，任其自斟自酌，才得其趣。……壺小則味不渙散，香不躲擱」，故而宜興所產紫砂朱泥茶壺，自明代以來興盛不衰，直至今日仍為廣大愛茶者所喜好，這些明人飲茶習尚亦反映於明代繪畫上。

明代的文人飲茶風氣，極富特色，除要求茶器之外，亦對茶品、泉品、茶友、賞器、聞香、插花、擇果等有諸多要求，而幽人雅士則以擁有屬於自己的茶室為要，在書齋一側建構茶寮，成為必備條件之一。文震亨、屠隆（一五四二—一六〇五）皆說到「茶寮」：「構一斗室，相傍山齋（書齋），內設茶具，教一僮專主茶役，以供長日清談，寒宵兀坐，幽人首務，不可少廢者」。由對茶事的



圖七 明 嘉靖 白瓷暗龍花茶鍾 口徑9.8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六 明 永樂 甜白暗花菱花式茶鍾 口徑8.5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文物脈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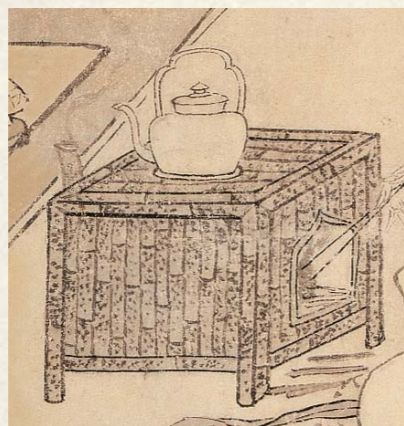
■ 明代茶空間與茶器陳設—以丁雲鵬畫為例



圖十二 明 王問 煮茶圖（嘉靖戊午三十七年，1558）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畫面左邊主人，席坐竹籬前，挾炭烹茶，爐上提梁茶壺一把，右旁二罐，一內置水勺，罐內或貯山泉，以便試茶。主人面前，一文士展卷揮毫作書，狀至愉悅。席上備有筆、硯、香爐、蓋罐、書卷、畫冊等，呈現文人相聚，論書品茗，瀟灑書香、茶香之清雅悠閒生活。



圖二四 明 宜興紫砂提梁壺 江蘇南京嘉靖十二年（1533）太監吳經墓的提梁壺
南京市博物館藏。此長方矮角形提梁為明代晚期流行式樣，同造形亦可見於王問《煮茶圖》竹籬上的提梁壺，另圖二五提梁形制亦同。



圖十二局部 斑竹茶爐及提梁壺



圖二五 明萬曆 青花高士圖六棱提梁茶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準備茶事，畫面呈現文人優游茶事的情趣，鮮少有宋畫《文會圖》等多人茶會場景。明代陳繼儒（約一五五八～一六三九）《茶話》（一五九五前後）談品茶：「一人得神，二人得趣，三人得味，七八人是名施茶。」或張源《事跡無考》《茶錄》（一五八五年前後）中所說：「飲茶以客少為貴，客眾則喧，喧則雅趣乏矣。獨啜曰幽，二客曰勝，三四曰趣，五六曰泛，七八曰施。」明代繪畫中描繪一人獨啜得「幽」得「神」的代表作有唐寅的《品茶圖》軸（圖八，此畫為乾隆皇帝極喜愛的茶畫，懸掛於「千尺雪」茶舍，乾隆品茶時可與唐寅對話。）或陳洪綬的《隱居十六觀》圖冊中的《譜泉》（圖九）；三三人飲茶得趣、得勝、得味的則有唐寅、文徵明、仇英、陸師道、王問、丁雲鵬、陳洪綬等多數《品茶圖》或《煮茶圖》畫作（圖十、十一、十二）。其中丁雲鵬茶畫尤重視品茶空間的營造與陳設，也是最具體地將明代茶席佈置及茶器形象地描繪出來的畫家。

丁雲鵬（一五四七～一六二八）



圖十 明 唐寅 品茶圖（1521）瑞典 斯得哥爾摩博物館藏
二文士芭蕉下竹籬烹茶，一旁陳設紙槍瓶、三足禹形爐。正面文士側置茶杯及泉罐。所表現的是明代文人茶席陳設，品茶與焚香、插花結合。



圖九 明 陳洪綬的《隱居十六觀》圖冊《譜泉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此圖所表現的正是明代所謂品茶：一人獨啜得「幽」得「神」。茶爐上的單柄湯壺，及泡茶茶壺皆為明晚期常見造型。



圖十一 明 文徵明 品茶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圖內草堂環境幽雅，二人對坐品茗清談，几上置宜興茶壺、白瓷茶鍾；茶寮內爐火正熾，一僮挾炭烹茶，銅爐上置有單柄湯壺，一旁還置有茶葉罐及白瓷茶鍾。

文物脈絡

明代茶空間與茶器陳設—以丁雲鵬畫為例



圖十四 明人 煮茶圖軸及局部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
三人組合，於墨竹芭蕉下烹茶。白衣主人坐墊蓆石上，手持團扇撥火煮茶，銅爐上所置為宜興茶鉢，人工砌成的花石桌上陳設茶壺二把、大小茶葉罐數個，另有白瓷茶杯、朱漆茶托一組，以及雙耳香爐等。基本泡茶與飲茶器具陳設齊備，而於庭院蕉石前烹茶，充分呈現明人講求茶飲空間的表現。



是晚明畫家，善人物道釋繪畫，嗜茶，所繪茶畫隨時間、空間有所變化，茶器陳設亦每每不同。丁雲鵬在茶空間的設計及茶器的佈置，可謂為明代茶畫中最具形象者。筆者蒐集丁雲鵬或其畫風相近的茶畫，包含前述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傳宋錢選《盧全烹茶圖》（圖一）在內共四幅，畫中人物三人無論長相、穿著幾乎相同，茶器陳設方式亦大同小異。北京故宮所藏二幅，一幅畫家自題為《玉川煮茶圖》（一六一二年；圖十三）；一幅無款無題，現名《明人煮茶圖》（圖十四）；另二幅為無錫市博物館所藏丁雲鵬《煮茶圖》（圖十五）；及前述《盧全烹茶圖》（圖一）。四幅茶畫除《盧全烹茶圖》（圖一）不是主人自己烹茶外，其餘三幅均描繪主人獨坐風爐前煽火煮茶，所示烹茶方式亦大致相同，此與唐宋以來的末茶點茶法，在形式或風格上差異甚大。（圖二、五）宋元時代的喫茶方式，不論團茶或葉茶多將其研碾成末，撮末入盞，復由茶瓶注湯入盞，再持茶筴入盞攪拌茶末，為防茶

嫗於銅茶爐上的以朱泥單柄壺燒水煮茶，在在表明其為明代中期以後的泡茶法。畫上銅茶爐、鬲形朱泥茶壺、雙層朱泥茶壺均為典型晚明形制，鬲形三足朱泥茶壺，與無錫縣甘露鄉明崇禎二年（一六二九）華涵菽墓出土的時大彬製三足圓壺（圖十六）形制雷同，又壺口、流把的樣式也與福建漳浦萬曆年間戶、工二部侍郎盧維禎（一五四三—一六一〇）墓出土的時大彬製鼎足蓋圓壺相似，而此類近似時大彬壺制的茶壺，盛行於十六世紀末、十七世紀初的明末清初時期，其年代應不早於嘉靖時期。

又《盧全烹茶圖》畫上白衣文士盧全，席地坐於錦花墊布上，墊布上擺放的小型白瓷茶杯、朱漆茶托亦為明代繪畫上常見的成套飲器，從唐寅《琴士圖卷》（一五二二、圖十七）、文徵明、仇英《東林圖》（圖十八）、李士達《坐聽松風圖》、至丁雲鵬茶畫（圖一、十四、十五），一直都是明代畫家筆下描畫的通用茶器。此與茶書記載明代「品茶用甌，白瓷為良」、「純白為佳」或「潔白如玉，

湯外溢，使用碗壁較高、較大型的茶盞（又稱茶碗；圖二、五），一般注湯只入盞之五、六分（蔡襄《茶錄》），今日日本抹茶亦注湯至茶碗三四分，其理相同。宋人用瓶注湯，稱為點，故稱點茶，點茶與泡茶不同，而宋代點茶法只需湯瓶，不需淪茶茶壺，故而泡茶茗壺不會出現在宋元畫面上，（圖二、四）遑論明代中期之後才發展出來的宜興朱泥或紫砂茶壺。《盧全烹茶圖》畫上白衣文士座前朱泥鬲形泡茶茗壺（圖一局部），以及紅衣赤腳老



圖十三 明 丁雲鵬 玉川煮茶圖及局部（1612）北京故宮博物院藏
在天然的石几上鋪墊，上擺提樑茶壺、茶葉罐、香爐、香盒等。主人持扇，注視茶爐上的單柄湯瓶；爐座下炭籠、炭夾置於一旁；庭院內奇石、芭蕉、竹菊等天然佈景。

可試茶色」亦相吻合。

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丁雲鵬《玉川煮茶圖》（圖十三），設色明豔，筆畫精細，主人也是白衣幙巾的盧全，左持白羽團扇，正注視青銅風爐上的朱泥單柄壺。一旁紅衣老嫗手捧盞盒，另一侍者則手持提樑朱泥壺，此畫面與另二幅茶畫（圖十四、十五）亦相近似，惟圖十五侍者蹲踞茶几一側正欲提樑備泉，動作、器皿雖然不同，但皆為準備茶事。此畫上（圖十三）的茶器陳設奇雅自然，風爐與單柄壺置於奇木座上，一旁還備有炭籠及炭夾，主人背後石几上擺設白瓷、宜興朱泥茶壺各一把、白瓷茶葉罐，以及白瓷雙耳香爐與朱漆香盒，由此可見，宋人生活四藝—焚香、點茶、掛畫、插花已深入明代文人生活中，而且可以不拘形式地因地、因時制宜，巧妙融入。另幅北京故宮所藏《明人煮茶圖》軸（圖十四）也是三人組合，於墨竹芭蕉下烹茶。白衣主人亦坐墊蓆石上，手持團扇煽火煮茶，銅爐上所置為宜興茶鉢，背後人工砌成的花石桌上陳設茶壺二把、大

文物脈絡

■ 明代茶空間與茶器陳設—以丁雲鵬茶畫為例



圖一局部 朱泥扁形茶壺（三足圓壺）



圖十六 明 時大彬製宜興三足圓壺
崇禎二年（1629）華潯我墓出土
無錫縣文物管理委員會藏

明一代竹茶爐廣為風行，並影響清代乾隆皇帝，終其一生喜以竹爐烹茶。而明代諸多文人畫家、茶人在他們所著茶畫或茶書如顧元慶《茶譜》（一四八七—一五六五）《茶譜》（一五四一年左右）、高濂《遵生八箋—飲饌服食箋》（一五九一年）、屠隆《一五四二—一六〇五）《茶箋》（一五九〇前後）中皆有記載，並稱其為苦節君，煮茶竹爐也，用以煎茶。丁雲鵬《煮茶圖》軸（圖十五局部）上竹茶爐亦與顧元慶《茶譜》上的竹茶爐（圖十九）造型相近，上圓下方，皆為晚明江南蘇錫一帶製品。

由上述數幅丁雲鵬及明代茶畫內容以觀，畫作均寫實地將晚明文人用器聚之一堂，無論茶器、文房、生活



圖十七 明 唐寅 琴士圖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此畫為唐寅五十歲左右作品，畫琴士楊季靜（約1477-1530）彈琴，描繪松林泉石間彈琴品茗的場景。主角身後置一瓢，插飾如意，側置書冊及畫卷；琴前另置一朱泥茶壺，白瓷茶杯及朱漆茶托一組；一旁陳設爐、瓶（內置香鑪、香奩）、盒等香具。左側松樹下僮子爐前攝火煮茶，爐上所置為單柄壺，几上下有泉罐、炭籠、炭夾、碗台、水滴、水盂等文房用具。在幽雅的山下泉畔品茶、焚香與琴音、翰墨結合，可謂品茗最高意境。

小茶葉罐數個，另有白瓷茶杯、朱漆茶托一組以及雙耳香爐、香盒等。基本泡茶與飲茶器具陳設齊備，而於庭院蕉石前烹茶，充分呈現明人講求茶飲空間的表現與美學，此與《茶疏》談到適宜品茶的時空與趣味，比如「心手閒適、聽歌拍曲、鼓琴看畫、明窗淨几、茂林修竹、課花責鳥、小院焚香、清幽奇觀、名泉怪石」等亦相互呼應，這是明代文人品茶的理想境界。

另幅現藏於無錫博物館丁雲鵬《煮茶圖》（圖十五）亦屬茶畫珍品，不僅環境特別經營，園中植有玉蘭花及各種草花、奇石，茶几上下還飾有盆石、蘭蕙等盆景；畫上器物較前幾幅更為豐富，器物材質亦見用心安排，有竹編茶爐、宜興陶製單柄壺、藤編籠子、宜興陶壺、白瓷茶葉罐、白瓷茶杯、朱漆茶托、青銅香爐、朱漆香盒、螺鈿方套盒、青銅豆形器、泉罐、茶食蓋盒等等。其中竹茶爐是明代文人最為推崇的茶器之一，自明初王紱與惠山寺性海上人「惠山竹爐煮茶」典故流傳以後，有



圖十五 明 丁雲鵬 煮茶圖軸及局部 無錫市博物館藏

丁雲鵬煮茶，所繪茶器陳設每每不同。此畫環境特別經營，園中植有湖石、玉蘭及各種草花，茶几上下還飾有盆石、蘭蕙等盆景；畫上器物豐富，有花石茶几、竹編茶爐、單柄壺、藤編籠子、宜興陶壺、白瓷茶葉罐、白瓷茶杯、朱漆茶托、青銅香爐、朱漆香盒、螺鈿方套盒、青銅豆形器、泉罐、食蓋盒等等。其中竹茶爐是明代文人最為推崇的茶器之一。

文物脈絡

■ 明代茶空間與茶器陳設—以丁雲鵬茶畫為例

用具，皆與嘉靖、萬曆明晚期時期器物相符。例如煮泉的單柄壺在前述丁雲鵬畫中三幅皆有相同造型者，（圖一、十三、十五）而陳洪綬《隱居十六觀》（譜泉）冊頁亦見類同器（圖九）。這種單柄燒水壺，明清以後盛行於中國江南地區，宋代黃裳稱其為「急須，東南之茶器也」，雖然唐代開始已經使用「急須」單柄壺煮湯，惟以長沙窯、越窯陶瓷產品及石器類為多（圖二十、二十一）。宋代點茶使用茶瓶（又稱湯瓶或湯提點），瓶制一般小口、長流、長頸、體長帶把，（圖二~四）各大名窯及金屬器皆有生產，而福建、廣東等東南地區部分則亦使用急須單柄壺。單柄壺造型各時代所流行材質均不相同，然各具時代特色，而宜興朱泥單柄煮水壺造型更是明代所獨有。

另外值得再說明的是提樑水壺或茶壺，在唐宋末茶當道之下，茶書皆沒有提樑茶瓶的記載，茶畫中也從未出現過，到了明代繪畫上則常見此形制，同時還可與同時代器物相互對



圖二十 唐 花崗岩石單柄壺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藏 茶器臺上置有茶瓶、茶碗、茶托、盤等



圖十九 明 顧元慶《茶譜》苦節君圖 苦節君即竹茶爐，以竹編外型，內為泥製，上圓下方。茶爐造型與圖十五丁雲鵬所畫相同。



圖二三 明隆慶 青花雲龍紋提樑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二二 明末 宜興紫砂提樑壺 江蘇金壇出土 金壇博物館藏



圖二一 唐 長沙窯綠釉單柄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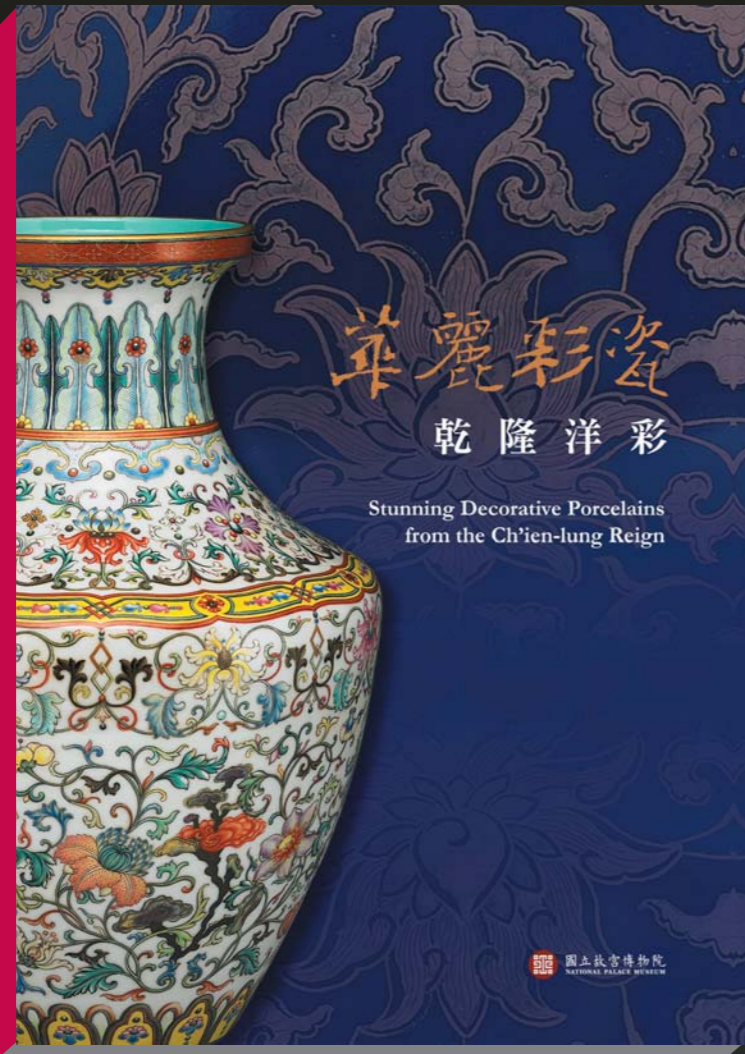
圖十八 明 仇英 東林圖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軒齋中兩人對坐，林樹下兩僮，一僮爐前攤火備茶，一僮持觚或準備插花。石几上置白瓷茶鐘及朱漆茶托各二，另有泉罐及杓。

華麗彩瓷——乾隆洋彩特展

97/10/05 ~ 99/06/06

國立故宮博物院正館306室

清宮琺瑯彩瓷分兩類，一是磁胎畫琺瑯（琺瑯彩），一是磁胎洋彩，兩者均是盛清宮廷工藝的曠世傑作，深受清高宗寶愛，藏之於乾清宮，供皇帝幾暇賞玩，傳至今日已是極其珍貴稀有的藝術精品了。本院所藏乾隆朝琺瑯彩系瓷器多達五百件以上，「華麗彩瓷」特展以磁胎洋彩為主，為了說明磁胎洋彩與磁胎畫琺瑯的不同，也選展磁胎畫琺瑯，以供觀眾比對。



照，反映了時代特徵。例如金壇水井窖藏出土的數把宜興紫砂提樑壺（圖二二），不僅與隆慶青花雲龍紋提樑茶壺造型相近（圖二三），亦與唐寅〈品茶圖〉（圖八）或丁雲鵬茶畫上的提樑壺均有裙帶關係。王問〈煮茶圖〉上長方倭角提樑壺（圖十一），與江蘇南京嘉靖十二年（一五三三）太監吳經墓出土的提樑壺（圖二四），基本上形制也是一致的，同樣造型的提樑壺又見於嘉靖青花高士圖六棱提樑茶壺（圖二五），可見流風所致，儘管質材不同，但所呈現的時代風格卻是一致的。正是：時尚就是流行，流行代表當代特色。

結語

透過丁雲鵬等明代茶畫上的茶器陳設與空間設計展現，明代茶人精心佈置的品茗環境散發著無限魅力與浪漫。茶空間陳設不拘形式，茶器佈置、擺設隨心所欲，依時間、空間及個人美學修養、喜好而有所不同，然而仍不超脫時代流風及美學呈現。如品茗茶杯以潔白、純白為上；茶壺以

宜興砂者為上，既不奪香，又無土氣；煮茶風爐以「苦節君」竹茶爐為尚，象徵君子守節有為，均與明代茶書著作相互扣合，所以明畫中所呈現的茶器與空間，可謂隨著當代文人間的流行而走。茶空間無分室內、室外，大多追求自然，閒適古樸，而丁雲鵬與唐寅茶畫均在幽雅清靜的環境下，品茗與蕉葉、奇石、琴音對話，不正與晚明茶人所主張「鼓琴看畫、茂林修竹、課花賣鳥、小院焚香、清幽奇觀、名泉怪石」的品茗環境相契合？而明人對茶境與茶器陳設的追求，彰顯明代文人優遊茶事、注重茗飲的場景，其中所蘊含的是明人獨特葉茶泡飲美學，以及傳承至今數百年不斷的宜興茗壺泡茶方式。丁雲鵬及其他明代茶畫，點出畫家精通茶道與茶事美學的造詣，堪稱為明代茶人之典範。

一椀喉吻潤，二椀破孤悶，三椀搜枯腸，唯有文字五千卷。四椀發輕汗，平生不平事，盡向毛孔散。五椀肌骨清，六椀通仙靈。七椀喫不得，唯覺兩腋習習清風。蓬萊

山在何處，玉川子乘此清風欲歸去。（摘錄七椀茶部分）

這是唐代茶聖盧仝有名的〈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〉，一般稱〈七椀茶歌〉，名留茶史。盧仝喜好茶道，茶仙陸羽之外，盧仝儼然為茶畫人物之代表，為歷代畫家筆下不可少的茶人畫像。雖然丁雲鵬茶畫自題〈玉川煮茶圖〉或〈盧仝烹茶圖〉，但畫家何嘗不是為自己而畫呢？將畫中人虛擬比喻，期許或自認可與盧仝相較亦不無可能。

作者曾任職於本院器物處

參考書目：

1. 朱自振、鄭培凱主編，《中國歷代茶書匯編》校注本上，商務印書館（香港）有限公司，2007年3月。
2. 傅申，〈傳錢選畫〈盧仝烹茶圖〉應是丁雲鵬所作〉故宮藏畫鑑別研究之一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311期，2009年2月。
3. 《日本人与茶》特展圖錄，京都國立博物館，2004年。
4.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編，《宣畫遼墓壁畫》，文物出版社，2001年。
5. 廖寶秀，《宋代喫茶法與茶器之研究》，《故宮叢刊》，1996年。
6. 廖寶秀，《也可以清心—茶器·茶事·茶畫》，國立故宮博物院，2002年。